

伴随妇女解放运动诞生的旋律

■侯晓琴

要发动、领导妇女在社会阶层、斗争实践、自身解放中提升地位、发挥能力、实现价值。

地处中国西北的陕甘宁地区，原本地瘠民贫，在封建军阀、豪绅地主压迫剥削下，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5年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注重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积极帮助妇女解决疾病、生育、婚丧等困难，领导妇女开展了反对缠足、早婚、虐待、买卖婚姻等活动，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工作和社会政治生活，使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中心，也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中心，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寻找光明。其中，就有塞克和冼星海。

塞克，原名陈凝秋，是能写能编能导的多栖艺术家。因向往共产主义，他选取苏联共产党布尔什(当时是用“塞”字)维克中的“塞”和“克”两字作为笔名。1938年秋，塞克来到延安后，毛泽东亲自看望他。1938年冬，冼星海也来到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兼课。毛泽东鼓励他多创作人民喜闻乐见的歌曲。

二

塞克与冼星海原本就是好友，之前也合作创作过不少歌曲。来到延安后，两人被延安火热的革命生活所感染，尤其是看到、听到边区妇女积极参加“放脚”运动，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识字学习、参政议政、支前保卫等先进事迹，他俩决心合作写一部反映妇女要求翻身解放的歌舞，以唤醒更多妇女投入抗日洪流。塞克先写就了充满激情的歌词，冼星海随后完成了谱曲，并由他亲自指挥，教唱给同志们。这首歌就是《三八妇女节歌》。

1939年3月8日，“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在延安北门外广场隆重举行。在当天举行的晚会上，《三八妇女节歌》首场演出，“苦难使我们变得更坚定，旧日的围秀变成新时代的‘英雄’”的歌声回荡在延安的夜空。这首歌唱出了广大妇女的心声——团结起来，汇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

三

随着妇女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成为“全国妇女运动的助推机”。1940年，延安迎来了又一个妇女节。由于气候和防空的关系，遵照党中央指示，妇女节纪念大会推迟到3月16日举行。当天下午4时，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门前，聚集着数千名群众，有各机关、学校的男女同志，也有穿着节日盛装从几十里外赶来的农村妇女。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吴玉章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全国妇女要加紧团结起来。

与会的人们高唱起《国际歌》和《三八妇女节歌》。在热烈的气氛中，延安市妇女敬献给中共中央一面旗，中国女子大学敬献给中央妇委一面旗。接着，中共中央妇委表彰奖励了几百名模范妇女和模范妇孺工作者。

由于这次纪念活动盛大隆重，参加人数众多，《三八妇女节歌》在这次活动中被反复唱响，使得这首歌被更多的人所传唱。此后，这首融抒情性与战斗性为一体的歌，成为延安时期每年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的必唱歌曲，也成为中国音乐史上一首经典歌曲。



春风吹又生(油画)

关琦明作 中国美术馆藏

文学课

关于叙事文学的人物与情节，有两种观点：一是说人物为体，情节为用；二是说情节为体，人物为用。一方面，有人认为，叙事文学的本体应当是情节，是讲故事，而不是人物形象。另一方面，更多的人认为，任何作品都是以人物为中心，情节其次。因为有了人物，所以才有了故事。有什么样的人物，就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如何塑造人物，如何将人物表现得生动到位，经历了不断的变化与修正。传统写人物的方法是从外貌写起，写长相、衣着、形态，再到出身、性格、经历，常给人物以明确的定义与判断。甚至，写人物的次序——从整体到局部、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从外貌到行为，都是有讲究的，即所谓“画像法”。

现代写作和阅读有了很大的不同与改变，把写人物的传统技术融合在了新的书写与塑造中，使其更适合现代社会的阅读习惯。我认为用“独特的单一”或许能够概括这种方法。

独特，指的是人物的唯一性、排他性。两个人可以穿同样的衣服，用同类语言，但这个人物却与那个人物不同，我们要写的是其不可重复性。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对人物进行单一、片面的描写。

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将人物划分为“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扁形人物”也被称为“尖形人物”，指的是那种符号化的“漫画式人物”。我们很容易用一两句话概括他们的形象。比如，堂吉珂德、哈姆雷特、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等。他们具有强烈的被简单化的形象特征。“圆形人物”指的是性格多面、多变、复杂、丰富的人物形象。

生动鲜明的“圆形人物”也必须具有“独特单一”的特性。人物的多面、复杂性是通过其“不可替代”的某个独特形象呈现出来的。一个写故事的人，非但不能把一个人写得过“圆”，而且还必须把“圆”写得有较高可辨识性。人物

可以成长、可以丰富，却不能脱离其本质的属性。

根本上说，叙事文学的人物塑造都是一次“独特”而单一、甚至是“片面”的叙事过程。实现这一叙事目的的方法有许多，我们可以简要地归纳出具有操作意义的几条。

写不同，去相同；写异常，弃正常。

都梁的小说《亮剑》开篇写李云龙在后勤部长张万和那里软磨硬泡地要“土造”手榴弹。这些“土造”武器威力不大，自重不轻，带着它们行动起来很不方便。李云龙偏偏要这些在别人眼里的“废物”。但没人想过，一枚“土造”手榴弹杀伤力小，一捆的威力可就不同了，那毕竟是炸药。果然在李家坡战斗中，我方久战不下凶狠顽固的日军，伤亡惨重。关键时刻，李云龙带着部队挖一条壕沟直通日军脚下，然后将那些看似无用的“土造”手榴弹捆绑在一起，一股脑儿地扔进日军阵地将其全歼。

所有的独特都来自于异常，所有的典型都来自于特立独行的“唯一性”。因此，当一个人物让我们记住的时候，那一定是人物身上某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与其他人区别开，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叙事中的人物如果与常人无异就不必写。作家观察人物时，捕捉的不是人的正常吃穿住，坐卧行，而是反常的行为与心理。

写单一，去多面；画漫画，不拍照。

单一，就是要片面。即使所谓性格多样的“圆形人物”也要写这个人物身上突出而又独具个性的那些具有强烈辨识性的特征。如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怀疑、犹豫的特征，唐吉珂德虚妄的挑战精神(塞万提斯《唐吉珂德》)，老葛朗台(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的贪婪无度，波留希金(果戈里《死魂灵》)的吝啬鬼形象，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这些人物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形象，原因就是人物身上那些闪亮的单一特性的存在。

作家要有夸张、虚化的本事，并不是说让作家“说谎”。现实中的人之所以很容易被区分出来，其实也正是人的不可复制性，犹如指纹，每个人都是不

独特的单一

——漫谈写人物的方法

■张志强

一样的。作家所谓的“夸张”本质上就是找出人物身上那些不同于他人的独特存在。在“正常”的外表下，找寻那些“反常”的亮点，同时把文字聚焦在这些独特上，凸显、放大。

写故事的人，千万不要试图“全方位表现”“多面刻画”人物的复杂性。“全面”不仅做不到，甚至会让你的人物变得模糊不清，似是而非，不伦不类。什么都想写，最后可能什么都写不好。若要写一个性格鲜明、形象突出的人物，就得在写“片面”上下功夫。甚至是突出一点，不计其余。

写动不写静，写内不写外。

动，指的是人物的行为。用动作来塑造人物，而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和笼统的定义写人物。不要说这个人物是个好人或是坏人，是勇敢者或是懦弱者。要通过行为描写来“证明”而不是“说明”人物的特征。讲人物的善良，不说他是“善良的”，而是叙述一个他善良的行为，那么不用写故事的人说，读者自己就会得出结论。不要给人物先行“贴标签”“下定义”，武断给出结论。说一堆道理，不如讲一个生动的故事。

石钟山的《我的喜马拉雅》自始至终都没有说主要人物顾红旗是个英雄，但是，顾红旗从出场接到18军命其重回部队参加进军西藏的任务开始，作者就不断写他的种种行为：毫不犹豫地放弃在地方担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职务，立即归队，马上投入到重组前卫团的任务中。随后，顾红旗和搭档杨明业带着部队出生入死，忍受高原缺氧、食物匮乏，艰苦行军，命悬一线等。顾红旗是英雄吗？读者心里早就有了结论。

写行为，就是在写“动”，给人物“下定义”“贴标签”就是在写“静”。写“动”是推动故事，而写“静”是阻止故事。形象不是“树”起来、“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行动出来的。不要说人物“是什么”，而要讲人物“干了什么”。人物的形象是由行为自我构建起来的，不是由写作者“定义”出来的。

写作者客观冷静、不动声色地描述人物的行为，人物形象便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所谓“于无声处响惊雷”。

写挣扎、挫折，弃顺遂。

写作者在给人物设计情节时，要选择那些挫折、挣扎、经历苦难的事件。一次次失败，一次次站起来(或者倒下去)。苦难重重，命运坎坷，大起大落，曲折失意。当极度不幸之时，物极必反，你的人物就站起来了。写作者要有“狠劲”，要对人物下狠手，打重拳，让他绝望，走投无路，最后才是浴火重生，否极泰来。

写内心，写灵魂。

人是故事的中心。不是因为有一条路，才让一个人物走去，而是因为有了人物要行走，需要一条路，所以才写那条路。路是人物走出来的，不是事先就有的。不要在故事叙事中“先筑路，后走人”，而是先有人物后“修路搭桥”。有了人物，故事就被带出来了。

塑造人物遵循的基本原则是“重内在，轻外表”。写内心，写灵魂，比写外在的表层要重要。古语说“内圣外王”，霸气不是装出来的，是由人内在的气质自然生成的。不是真英雄，表现不出真好汉。所以，与其煞费苦心地描写外表，不如精心雕刻人物的内心世界。由内内心外化为行为，由灵魂显现出独特的形象。

空间生产化，人物空间化。

通常我们理解的“空间”(“环境”只是空间的一个单位)，似乎只是一个盛装故事的“容器”。空间不能对人物塑造起作用，这是个错误的认识。我们想想，为什么北方人和南方人不同？不仅长相不同，方言也不一样，房屋建筑、生活习惯，甚至价值观都迥异，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不同的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人。空间具有生产力，从某种角度说，人是空间的产品。空间造就了人的肉体和精神，具有生产性。

因此，空间在塑造人物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写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把人物放在一个特殊的空间中，人物形象自然会按照这个空间的特性而生长。我们不用描写边关战士如何孤独，如何坚守，只要把空旷无际、贫瘠荒凉的高山环境写足，手握钢枪挺立于此的战士的精神风貌就已经鲜明呈现出来了。

| 阅 图 |

雪域情

■摄影 钞飞航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边防连官兵，在巡逻休息间隙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景。画面中战士即兴吹奏起笛子和口琴，战友们簇拥在他们身旁。背景中的雪山、云朵映衬着战友灿烂的笑容，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边防战士乐观向上的青春风采。

(点评:张根实)

歌声传递奋进力量

■彭帝烁 胡 贺

活力军营

3月4日下午，第72集团军某旅举办了一场“军地学雷锋、团结向战行”文艺汇演。演出分为爱国、坚守、奋进三个篇章，多位军地文艺工作者和基层官兵、驻地群众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唱响新时代雷锋之歌。

伴着欢快的旋律，演出在舞蹈《站在草原望北京》中拉开帷幕。该旅10名文艺骨干从舞台两侧向中央汇聚，刚劲洒脱的舞姿，抒发了官兵对祖国炽热的爱。“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因为共同的信念相聚军营，

家乡的歌曲唱出了我入伍时的心声。”坐在台下，来自内蒙古的中士王新春说。

“大爱的情怀是雷锋精神穿越时空依旧滚烫的重要原因，也是这场演出的主题。”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说，在新时代弘扬雷锋精神，就是要像雷锋一样始终胸怀大爱，将青春和热血献给党和国家的壮丽事业。

随着节目《快乐的炊事兵》上演，演出进入“坚守篇”。杂技演员用互动式的表演呈现出炊事兵的日常，生动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螺丝钉精神。“党给我智慧给我胆，千难万险只等闲……”京剧《打虎上山》吹响奋进号角。近

年来，该旅官兵克服重重困难，聚焦新质新域作战能力建设，在多个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官兵在“打虎上山”的故事情节中，深切感悟到要不畏险、不怕难，在新征程上继续勇敢进取。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演出中，驻地数十名群众代表用极具地域特色的歌舞表演，热情讴歌人民子弟兵，赞颂祖国发展成就。

“实现梦想，拥抱天边彩虹，我们昂首再启程，共筑中国梦……”演出接近尾声，大合唱《共筑中国梦》的旋律响起，现场军地代表自发成立，共同唱响雄浑激昂的歌曲，歌声激情澎湃、催人奋进。

不朽的丰碑

■程荣贵

你的生命不长
却在人们心中活成了永恒
你以青春的姿态
耸立成不朽的丰碑
你的平凡义举
让世间见证人性的美好
让人们感受到温暖
你用你的方式
书写了一段人生传奇
你传播着向上向善的力量
向世界彰显着
一个民族的崇高美德和坚定信仰
你巍然屹立 光耀大地
你是人民的好儿子——雷锋